

## 第五章

谅山城意外顺利的收复，既给胜利者带来无比的喜悦，也把一个难题提前摆到他们的面前：下一步怎样行动？是集中兵力向一路追击，抑或是分兵两路追击？无论是合兵或是分兵，数万大军在行进中如何协调行动，以免被法军各个击破？尤其重要的，是追击法军将到何处为止，北宁？河内？顺化？西贡？对于这些问题，冯子材、苏元春虽然召集诸将议论了半天，终因事关重大，需请示当时尚在后路的潘鼎新才能决定。结果，只由冯子材派把总梁有才管带后军左营，都司冯绍珠管带后军右营，顺着郎甲方向追击而去，以都司刘积瑶管带的前军左营为接应；苏元春则派陈嘉率本部兵马顺着船头方向追击下去，而以王德榜的楚军为接应。其余各军则仍驻谅山待命。

大雨过后，天色放晴，灿烂的阳光扫除了天空的阴霾，晒干了地上的水渍，空气清新。城外，草木青翠，春花怒放，连在大雨时汹涌浑浊的淇江，也变得纯净碧澄，缓缓地向前流淌。

经过连日的操劳辛苦，冯子材也感到有些疲劳了，他由两个儿子和亲兵陪伴，顺着淇江慢慢散步。远处，一群萃军将士闹闹嚷嚷地下河洗澡。是呀！将士在关前隘苦战几天，进军凉山又遭遇大雨，浑身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并溅上不少泥浆，一直没有机会好好洗涤。现在松弛下来，这些生长在海边，习惯天天洗澡换衣的人，面对清澈碧透的河水，怎能不浑身发躁，皮肉发痒，脱掉衣服好好下河痛快地洗一洗呢？看到这番热闹情景，冯相荣和冯相华忍不住了，也嚷着要下河，冯子材干脆叫亲兵们也一起下去乐一乐，自己则在河边捧水洗净了脸颊和手脚，找了一块荫凉地方坐下，含笑地看他们戏水。

冯相荣和冯相华自小水性就很好，但因冯子材军务繁忙，很少带他们去游水，现在老父就在岸上望着，二人免不了想显露一下。开始，他俩还只是拘谨地在河边互相泼水，渐渐兴起，就像两条水中蛟龙一样，时而像蝴蝶一样起劲扑水，时而像青蛙一样舒缓慢游，末了，还互相追逐起来，弄得水花四溅，有时看到对方追逐太急，还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潜游到对方背后，反客为主地发起攻击。

突然，刚潜入水的冯相华从水中冒出来，一只手打水，一只手捂着脑袋“哎哟、哎哟”地叫痛。冯相荣赶紧游过来扶着他，关切地问：“怎么啦？”

冯相华指着水下，扫兴地说：“我给一件硬东西碰了一下，痛得要命！”

冯相荣笑了：“是不是碰到石头了，还说你水性好呢？”

冯相华摇摇头：“不像是石头，倒像是一根管子。”

冯相荣诧异了：“河里哪来的管子？我下去看看。”说完，他屏住气，在冯相华浮起的地方，慢慢地潜下去。冯相华也忘记了疼痛，瞪大眼睛盯着他潜下去的水面。不一会，冯相荣就浮出水面，他一面用手抹着流淌在脸上的水珠，一面兴奋地说：“好像是一条炮管！”

“是吗？”冯相华被这个消息惊住了，只说了一句，“让我再下去看看。”说完，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潜了下去。等他再冒出水面，就马上用兴奋得变了调的声音大喊：“是一门炮！是一门炮！”

听到冯相华的叫声，冯子材忙站起来，向兄弟俩大声问：“什么事？”

两兄弟也大声回答：“父帅，水下有一门大炮，可能是法军丢下的！”

听到这样说，冯子材不禁双手用力一拍说：“我怎么没想到法军会把搬不走的东西丢到水里呢？”他大声招呼在另一处游泳的亲兵：“你们快潜水去，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

亲兵们领命，一个个像鸭子一样潜下水，很快，有的手里拿着一枝步枪，或是一条子弹带，甚至拿着一瓶洋酒浮了上来。有的也空着手，但却连声说：“下面有大家伙！下面有大家伙！”

冯子材见状，就叫过两个没有下水的亲兵，一个去把在别处河边游水的将士全都叫到这里来，下水去打捞；另一个则沿河找船民要船，驶来这里帮助打捞。

很快，整个河面沸腾起来，光着身子的将士浮浮沉沉，将法军丢弃在河里的军火、粮食、银钱，甚至有几门新式大炮都捞了上来，湿漉漉地在河边堆成一座小山。

翌日一早，正当冯子材准备步出中军营帐，前去河边察看打捞情况时，蒙大就带着一个身穿越南官服，年约四十余岁的人进来拜见。一见面，这人就拜伏地上，哭泣哀求：“冯大人，快拯救越民出水火吧！”

冯子材认得，这人名叫黄廷金，五年前，当冯子材奉命率军入越剿捕李扬才时，他是谅山省的一个县令，带着民伕来给清军当差，从而得以拜识冯子材。现在，他已升任谅山省布政使，当法军侵犯北圻时，他不愿当亡国奴，就协助援越桂军，出面筹办粮秣，征集民伕等。法军攻占谅山，桂军退走后，他成了法军通缉的对象，一直躲藏在民间，组织抗法武装，坚持抗法斗争。冯子材初到关前隘踏勘时，就听蒙大提到过他，曾叫蒙大代为联络。这次，清军收复谅山，蒙大就把他找来见冯子材。现在，看到黄廷金的这种情景，冯子材也眼睛发潮，趋前扶起他说：“我们不是来了吗！”

黄廷金向南方指了指说：“北宁、河内的子民都度日如年，似天旱盼望虹霓一样盼着天朝大军前去解救呢！”

冯子材连连答应：“百姓受苦了，我军这就前去，这就前去！”

黄廷金万分感激地说：“这就好了！百姓到时一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大军何时启程，下官愿效前驱！”

冯子材问：“你手下现在共有多少人马？”

黄廷金面露愧色说：“越南官民中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比比皆是，奈何无将无械，无粮无饷，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仅恃竹枪白槌，实难敌枪炮精利的法虏，故时聚时散，终无成就。”

冯子材微露失望的神色，他严肃地问黄廷金：“如我军助以饷械，你兵能战否？”

黄廷金肯定地答道：“能！”

冯子材说：“那你快去点齐人马，前来谅山省城集结，按人发给饷械，跟随大军作战。”

黄廷金应道：“下官遵命！”

送走了黄廷金，都启模又引来一个客人，这人也有四十余岁，穿着中国的服饰，一见面，他就诚惶诚恐地跪倒在冯子材面前：“大帅，请恕小的死罪！”

冯子材有点手足无措了，望着都启模问：“这是谁呀？”

都启模含笑答道：“您认认看。”

等那人抬起头来，冯子材费劲地端详了半天，才惊叫起来：“这不是李二吗？”原来，冯子材任广西提督时，麾下有两员骁将是两兄弟，大哥名叫李扬才，官至记名总兵，弟弟叫李二，官至参将，祖籍灵山县，与冯子材算是同乡，颇得信任。当刘坤一等排挤冯子材时，李氏兄弟也受牵累去职，后因无以为生，遂愤而反出越南。冯子材奉命入越剿捕，擒斩李扬才，李二却侥幸逃脱。他化装混入旅越华人之中，在北圻一带经商谋生。法军并吞北圻后，已定居河内的李二不忍法军的肆虐，就暗中联络旧日伙伴，密谋在河内起事。但势孤力单，未敢轻举妄动。这次，闻知冯子材领兵抗法，李二就想前来联络，又怕冯子材未忘前嫌，只得先走都启模的路子，经都启模从中斡旋，冯子材答应与他悄悄一见。

李二见冯子材还认得他，悲喜交集地说：“小的以前误入歧途，还望大人宽恕！”

冯子材宽容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难当头，凡我子民，理应同仇敌忾，共逐法虏才是。”

李二慨然道：“小的早有此志，可惜未能遂愿罢了。”

冯子材问道：“你手下现有多少人马？”

李二道：“法虏占据河城后，视华人如同囚犯，动辄没收家产，捉人入官，以致华人惶惶终日，无以为生，咸怀愤恨，意欲一拼。小的已暗中联络得三千余人，只待大军攻下北宁，进逼河城，即可举事响应。”

冯子材边听边点头，高兴地说：“如此甚好！”

李二问：“不知大军何时进取河城？”

冯子材答道：“大军数日内即能成行，你且回河城，多联络各方志士，大军进逼河城之日，我将遣蒙大潜往河城找你。”

二月十五日，盼望已久的潘鼎新终于赶到谅山，冯子材和苏元春赶紧前去参见。这时的潘鼎新虽然风尘仆仆，但已没有往日那种委顿颓废的神情了，一见面，就满脸春风地对他们二人说：“二位将军力克强敌，收复失地，大振军威，震慑敌胆，真是劳苦功高，勋劳卓著，本部院已电奏朝廷请功，不日当有好音传到。”

冯子材和苏元春道过谢后，便与潘鼎新谈起追击法军的事情。这时，前敌捷报频传，梁有才、冯绍珠已先后收复百里外的观音桥和屯梅，陈嘉则收复了委街、山庄，逼近谷松了。

潘鼎新听完，就说道：“事既如此，分兵之势已成，自应两路追击为是，可仍由萃军、勤军向郎甲一路，桂军、楚军、鄂军向船头一路。不过，两路人马要随时联络，如一路受阻，另一路即应援救，不得再如以前那样误事。”

冯子材和苏元春连连点头，接着，又向潘鼎新请示出兵日期。

潘鼎新脸有难色地说：“法虏此时如同惊弓之鸟，照理我军应乘胜追击，越快越好才是。奈何路途遥远，粮草辎重运送不及，一有缺乏，前敌顿成饥军，不待敌攻，即已自溃，还须筹

划万全，方能不致贻误。”潘鼎新顾虑的也是事实，从越南的北宁、谅山及至中国境内的凭祥、龙州，由于大军连年驻扎，战事不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秣缺乏，百物腾贵。长期以来，边军供给，全靠内地艰难运送到龙州转运。如再追击下来，补给线更长，加上道路难行，需靠人挑马驮，很难满足需要。潘鼎新迟迟未能赶来谅山，就是在后路安排转运的缘故。

正议论间，一个亲兵进来报告：“圣旨到！”

潘鼎新高兴地对二人说：“可能是朝廷下旨嘉奖二位将军了！快备香案迎接！”

香案备好，由李秉衡手下的一个差官捧旨宣读，这是二月初八朝廷颁下的电旨：

谕：关外官军上年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间迭次挫失，巡抚潘鼎新身为统帅，虽经亲临前敌，并受枪伤，惟未能策励诸军力图堵御，实属调度乖方，潘鼎新即行革职。苏元春屡著战功，任事勇往，著督办广西军务。广西巡抚，著李秉衡暂行护理。

潘鼎新乍闻旨意，犹如晴天霹雳，顿时脸色苍白，两腿发抖，浑身软瘫，几乎跌倒地上，幸亏在旁亲兵赶快上前搀扶，才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但整个人像老了十岁一样变得憔悴衰弱，原先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情已荡然无存。冯子材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和潘鼎新相处不久，开始时还不甚融洽，但在筹划关前隘之战时，如无潘鼎新的处处配合，整个战事也不会如此顺利，何况当激战时，潘鼎新还亲自率队赴援，就更是难能可贵。想到这里，他对潘鼎新充满了同情：“潘大人也真倒霉，打了胜仗却落个革职处分。”

苏元春跟随潘鼎新的时间较长，而且得到潘鼎新的特别信任和提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由一个记名提督升到今天的地位，所以对潘鼎新感情较深。看到潘鼎新的这副惨相，他不但没有丝毫升官的喜悦，反而惊慌失措地上前帮忙搀扶潘鼎新，嘴里语无伦次地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鼎新是淮系的重要成员，在中法战争中，淮系头子李鸿章因为主持对法交涉失败，遭到朝廷传旨申饬的处分，另一淮系重要成员张树声又受北宁战败的牵连被革职处分，因此，淮系势力遭到重大的挫折。这时，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他深受朝廷的信任，并有意与李鸿章分庭抗礼，加上湘军出身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又怀有浓重的派系门户之见，二人臭味相投，就有意无意地为难潘鼎新。如张之洞在赴任之始，就在桂军中物色人员监视潘鼎新，利用各种借口调走潘鼎新部下的将领等等。二月初六，他抓住杨玉科战死，桂军在谅山和镇南关连遭败挫的机会，和彭玉麟联衔密奏清政府，攻讦潘鼎新不能胜任广西巡抚和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重任，要求清政府免去潘鼎新的职务，清政府纳奏，于初八下旨。但由于当时通讯落后，这道电旨迟至十五日才送达潘鼎新手中，于是上演了一场打胜仗后遭革职的闹剧。

这时，潘鼎新已从最初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他泪眼婆娑，声音哽咽地对冯子材和苏元春说：“老朽无能，一载徒劳，无裨时局。谅山一役，得失分明，朝廷仅予罢归，俾得生还故里，天恩高厚，图报无由。毁誉听之于人，是非断之于己，悠悠之口，何与身心？二位将军锐志勋名，备历艰险，浴血奋战，百折不回，万望矢志不渝，再接再励，边关安危，全寄托在二位身上了。”

苏元春见状，悲从中来，忍不住暗自垂泪。冯子材心里也不好受，但在纷乱之中，他却想起一件事，于是追问潘鼎新：“潘大人，我们刚才商议追击法军一事可怎么办？”

潘鼎新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老朽无职无权，此事已不容置喙了！”

冯子材心中一急：“莫非就此罢了不成……”

未待潘鼎新回答，站在一旁的差官就用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漠语气催促道：“潘大人，李护抚正等着您回海村交卸呢！”

潘鼎新闻言，面如死灰，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一言不发，转身就跟差官走了出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冯子材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弄不好，追击法虏一事就会泡汤了！”

冯子材的预感并非全无道理。

苏元春奉旨升为督办，然而他的资历太浅，不但远不及同治元年即任广西提督的冯子材，也比不上同治四年即授福建布政使的王德榜，仅与王孝祺诸将相若。因而诸将有所不服，王德榜甚至托病，丢下军队回龙州就医。苏元春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军事上除了遵循潘鼎新定下的分兵追击方案外，并不敢大胆放手指挥战事。倒是冯子材侦悉法军援兵将至，深知法军如果反击，必将集中兵力进攻一路，而清军兵分力单，恐难抵敌，如能得胜固佳，倘若再败，未易收拾。因此极力主张苏元春，应趁法军惊魂未定，立足未稳，及早出击，机不可失，守不足恃。等萃军攻下郎甲，桂军攻下船头后，及时合兵一路，再长驱直取北宁。为此，在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后，他曾派蒙大叫李二潜入北宁城待机策应，答应在收复北宁后，赏银十万两，保举三品官。苏元春听从冯子材的意见，答应及早出兵追击法军，但后路辎重粮草却迟迟运送不来，原来主管后路转运的潘鼎新和李秉衡都忙于交接职务，无暇顾及，对于前敌的催促，李秉衡只轻描淡写地答复：“似宜布置妥协，再图进取。”冯子材几次定好出兵日期，都因粮草弹药不足而被迫改期。

在苦苦等待了十天，潘李二人交接清楚后，辎重粮草才源源运到。二月二十五日，冯子材与苏元春最后一次商讨今后的联络方法后就准备各自领军分头出击。这时，电报生却送来了张之洞的急电：“奉二十二日电旨，和约业经签定，三月初一停战，十一日撤兵回境。”原来，法军在镇南关一凉山大败的消息传到法国首都巴黎后，朝野震动，法国议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弹劾挑起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法国总理茹费理。茹费理被罢免后，法国政府放弃了曾经一直坚持要中国赔款的无理要求，与中国签约议和。

苏元春大声念完这份电报后，随手就把电报递给冯子材。

当他的目光落在冯子材身上时，差点惊呆了，只见冯子材浑身颤抖，胸膛激烈地起伏，飘忽在胸前的胡子根根翘起。再往他的脸上看去，冯子材的脸色铁青，鼻孔翕动，喘着粗气，他突然狂怒地大喊：“难道这么多将士的鲜血都白流了吗？”

听到冯子材的喊声，原来守在帐外等候开拔命令的将弁都拥进帐内。听苏元春说完原委后，站在最前面的陈嘉激动地朝地上一跪，伸手拉开外衣，露出浑身伤痕的身子，仅剩的一只眼睛闪动着泪光对着冯子材和苏元春愤愤地叫道：“请二位大人急速上奏朝廷，收回成命，不灭法

虏，尽复失地，誓不罢休！”跟在他后面的王孝祺等诸将也齐刷刷地跪下，大声重复着陈嘉的要求，显然这些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苏元春手中仍旧抓着那张电报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冯子材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步履迟缓地走近陈嘉身边，伸手把他扶起，声调沉重地说：“本帮办一定上奏朝廷，力争收回议和成命！”说完，吩咐电报生取来电报纸摊在桌上，提笔给张之洞写复电：

我胜法败，乘势可平北宁、河内两省，材已有布置，不久可复。祈上奏朝廷，勿堕法虏奸谋，失此歼敌机会。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虏可除，越藩可复，后患可免！

写完复电，冯子材吩咐电报生：“速速给我发往两广督署！”然后向苏元春作揖告别：“本帮办仍照前议，率军往攻郎甲，望督办大人好自为之。”说完，他领着萃、勤二军将弁离去了。

冯子材走后，苏元春马上将事情电告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征询他的处理意见，因为战与不战，事关重大，他不敢独自作主。第二天，李秉衡便复电苏元春，要他劝止冯子材：

来电谨悉。大势终归于和，今既大胜，敌欲就款，以我兵力足惮也，再胜似无所加，少挫仍启轻心。望劝冯军门，法实强敌，正可就此整军议和，以竟全功。

苏元春拿着这份电报，内心却极矛盾，他知道将士战意正浓，如果贸然劝止，轻则英名尽堕，更难服人，重则激起众怒，还恐有不测之祸呢！但如不劝止，再像去年的观音桥之战一样，战端重开，和约毁弃，上头怪罪下来，他这个督办的责任可不轻呀！他感到左右为难了。

在距离郎甲二十余里的拉木大营，冯子材在众将官的簇拥下，站在临时搭起的阅兵台上，正在检阅准备出发攻打郎甲的军队：

站在最右边的，是用缴获的大炮新近组建起来的三个炮营，新任炮营督带梁振基浑身披挂，精神抖擞地站在队伍的前头，队伍旁边停放着用牛拉的二三十门大小不一的大炮，它们中间既有从淇江中打捞起来的新式西洋大炮，也有从法军仓库找到的笨重铁炮和铜炮（法军缴自清军的战利品）。冯子材吸取法军步炮结合的先进战术，决定在以后的作战中，也对敌人先用炮轰，再由步兵发起冲锋。

站在中间的是一字形排开的萃字前后左右四大军，四个督带：冯兆金、麦凤标、杨瑞山，以及新任左军督带梁有才都横刀跃马，雄赳赳地站在队伍的前面。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萃军将士成熟了许多，在他们身上，减少了新兵所特有的散漫拖沓习气，却增添了老兵所常见的整齐和干练。一部分将士还换上在作战中缴获的法军新式步枪，显得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站在左边的是勤军八营四千人，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由于也装备了缴自法军的大炮和洋枪，军容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在萃、勤二军后面，二万多越南抗法义军分成五大军，站在与萃军军旗相似的旗帜下面，比起清军来，他们身形更显瘦小单薄，身上穿的仍是长短不一，新旧不同的各式平民服装，大多数人手中拿的只是竹枪木棒，只有几百人扛上了清军替换下来的土枪，与其说他们是军队，不如说他们是帮助搬运粮草弹药的民佚更恰当。冯子材当然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但能够跟

在队伍后面摇旗呐喊也是好的。

冯子材从探报中得知，法军在郎甲只驻有一千多人，虽然他们坚壁深垒，但郎甲只是一个类似文渊那样的简陋小镇，估计经不起一阵炮轰即可夷平，因此，冯子材对攻取郎甲信心十足。他操心更多的，是在攻下郎甲后，如何迅速与攻取船头的苏元春部合军一路，长驱直取北宁，以报桂军一年前被挫败之仇。

检阅既毕，冯子材作了个“出发”的手势，霎时间全营号角齐鸣，锣鼓喧天，几十头健壮的水牛拖拉着大炮，在队伍前面缓缓前进，三营炮兵也转过身子，步伐整齐地走上通向郎甲的道路……

突然，一匹快马飞驰而来，一个亲兵滚下马，向冯子材大声禀报：“大帅，圣旨到！”冯子材微微皱了皱眉头，深情地望着缓缓开拔的军队，简短地吩咐身边的亲兵：“回营，备香案，接旨。”

在冯子材的中军营帐里，站在香案前宣旨的赫然是苏元春，他读的是张之洞转达的电旨：

总署二十五日来电，本日奉旨：“撤兵载在津约，现既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且该督前于我军失利时，奏称只可保境坚守，此时得胜，何又不图收束耶？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电线不到之处，即发急递，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惟该督是问，钦此！”即转电粤督等。所有云、粤各军停战撤兵日期，均望恪遵二十二日电旨办理，请李护院速发急递，飞致苏、冯、王、唐、刘、岑钦遵。

听完宣旨，冯子材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半天不说话。

苏元春焦虑地望着窗外缓缓开拔的军队，心里焦虑不安，思考再三，他大着胆子走近冯子材身边，讷讷地说：“老前辈，王命难违，还是及早撤军吧！”

冯子材半是无奈半是恼怒地瞪了苏元春一眼，心情难过地转身，有气无力地吩咐亲兵说：“传我命令，全军撤还！”

虽然没能攻下郎甲即撤，却也算是凯旋了，只不过冯子材心里并没有胜利后的那种狂喜，一连串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感到烦恼和忧愁：

黄廷金等抗法义民闻说清军撤回，不禁凄然恸哭，环跪军营，恳求留驻保护越民。看到清军去意已决，他们依依不舍，沿途送行，直到清军入关，才挥泪相别。但是，黄廷金临别时的哀叹声却久久地萦绕冯子材的耳边：“大军撤后，我们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已经公开树旗抗法，一旦法军卷土重来，他们必定会成为法军打击的目标。虽然冯子材尽可能地拨留军火枪械接济他们，但他知道，对于这样一支由民众自发组成而没有后援的军队，这点军火枪械并不能从根本改变他们的命运，在法军的追剿下，等待他们的只是失败和死亡的悲惨结局。为此，冯子材曾发出慨叹：“此等义士，必受法害，一再思之，诚堪惋惜！”

从观音桥以至关前隘，沿途不时可见累累万人巨冢，这也使冯子材触目惊心，感慨万分。从光绪八年初，广西边军即入越抗法，到光绪十年，潘鼎新、王德榜等又率湘淮及各省援军出关远征，除在历次作战阵亡外，因为水土既不相习，兼值淫雨过甚，天气骤暖骤寒，瘴疠加降；又逼临前敌，长期居住地营以避敌炮，再复蒸受暑湿，以致疫气盛行，死亡枕藉，竟有一营人不数日而死亡一空的，以至无棺可敛，掘地为巨坑，累叠群尸掩埋，前后死者不下二三万人。想到这些士兵致力戎行，荷戈远役，惨遭毒疹，殒命累累，荒垄寒磷，委骨异域。而法败既不能追，越南又终不能保，士卒浴血奋战，全成徒劳，这使冯子材深感作为前敌将帅，无颜面对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

龙州百姓知道萃、勤二军凯旋归来，都十分高兴。他们推荐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远出三十里外去迎接，在全城满街扎花，搭造戏台演戏欢迎大军，还造了许多万民伞送给冯子材。清政府赏给冯子材太子少保衔，并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冯兆金、杨瑞山以总兵记名，冯绍珠、梁振基升为副将，刘积璠、麦凤标以参将补用，陈之瑞以游击补用，黄秀玲以都司补用，陈江志、杨树勋以守备补用，冯相荣、冯相华、刘汝奇均以知府补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完全消除冯子材内心的不安。

张之洞和彭玉麟也体会到冯子材的处境，就借口法军有窜扰北海的动向，上奏清政府，请将冯子材调防钦廉，不归苏元春调度节制，清政府准奏，让冯子材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冯子材奉命，立即率领萃军返回钦州。

知道冯子材胜利班师回到钦州，远在广州的彭玉麟专程派人给他送上贺诗一首，表彰他破敌卫国的功勋：

日南荒徼阵云开，喜得将军破敌来。  
扫荡妖氛摧败叶，惊寒逆胆夺屯梅。  
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  
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钦州名士张秉铨，曾在广西以通判候补，耳闻目睹法军的残暴以及徐延旭等人的腐败无能，丧师辱国。对于冯子材率领萃军取得关前隘大捷，大败法军的功劳，他感到欢欣鼓舞，兴奋之余，他在亲朋欢宴冯子材的筵席上，大声朗诵了新撰长诗《贺冯萃帅凯旋作》，极力褒扬冯子材，其中，用热情洋溢的诗句，铺陈渲染了冯子材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伟大功绩：

不歼此虏非丈夫，气愤风云投袂作。  
椎牛誓众仍出关，破釜沉舟逼谅山。  
邃穴千寻盘地底，天梯下道舞云间。  
太山未足岳家比，岳家军乃有二子。  
短衣草履齐督师，大呼杀贼持矛起。  
疲兵再战一当千，万人感奋威震天！  
夺回东岭破三垒，丰功远轶马文渊。



只读网  
如霆如雷复如电，炮烟萋萋看不见。  
但闻肉雨扑征衣，时觉血花飞满面。  
连宵苦战不闻金，枕藉尸填巨港平。  
群酋存者戴头走，前军笳吹报收城。  
南人鼓舞咸嗟叹，数十年来无此战。  
献果焚香夹道迎，痛饮黄龙何足算。  
澎湖镇海檄正飞，宣光鏖战大震威。  
先声所至各奔溃，三处孤军尽解围。  
我公破竹麾前进，虏计已穷来请命。  
捣巢誓欲报擒渠，扫穴时犹筹借箸。  
眼看露布快书勋，勤劳不愧真将军！  
谁秉当轴遽议和？自割藩篱许盟聘。